



文庫 11  
D292  
98

宋史卷四百十三

列傳第一百七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趙汝談

趙汝謹

趙希錦

趙彥呐

趙善湘

趙與權

趙必愿

趙汝談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  
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語參  
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調汀州教授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十三

列傳

一

柳田氏

010190562668

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  
義十數條熹嗟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  
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  
上疏乞留汝愚斬侂冑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尋  
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  
喪召爲大社令時侂冑用事熾甚汝談痛憤登壇讀祝  
大呼侂冑及陳自強名自強不能堪它日指汝談曰未  
坐白晢者何人汝談不爲動以參知政事李壁薦召試  
館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爲王  
其人造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面發  
赤不能對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與  
郡守王介志合改知無爲軍與光州守柴中行安豐守  
陸峻俱稱循吏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料敵備邊二策  
其料敵之策曰禍亂猶在河北未遽至河南蓋英雄擇  
形勢大盜窺貨寶金帛重器俱聚河北河南無大川爲  
之險欲起安所憑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顏氏  
親黨其下亦令蕃漢錯居所以防慮備盡縱彼喪亂守  
將欲畔則自畔何至相率盡反然有天下者自不容易  
一日廢備豈以金人存亡之候爲吾緩急哉其備邊之  
策曰今邊州大抵無城缺兵少糧鎧仗不足若使自辦

何所取資勾諸朝廷安得力給若倣古藩封拔用英傑  
守郡則併租稅市權之利盡與之免其共貢上不置監  
臨下悉聽選辟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爲其  
有功者亦不遽徙就峻爵秩增異車服給美田宅官其  
子孫凡可優寵無不極至使內爲公卿雖貴會不如守  
邊之樂如此則有才者爭自奮勵緩急必能出死力報  
上于後河南二十餘年猶爲金守宋沿邊諸郡權大削  
兵事無肯任責者汝談之言若著龜然改湖北提舉常  
平振饑盡力知溫州改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  
風而化遷江西提舉常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  
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勾祠授江西轉運判  
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  
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爲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廼  
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  
集忠智訪求衆敝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飭積蠹之蠱  
而成終泰之功者願加聖心焉又言大佞似忠大姦似  
聖未免信向而擢任之始未見甚失夕乃寢至差訛則  
綱維之臣將不能不執議論之士將不得不言執之堅  
寧不疑其侵權言之數寧不意其賣直至是則不特是  
非邪正易位而黜陟予奪失中多矣又曰外之得以窒

吾聽雜吾目擾吾天君者以吾未得虛一而靜之理也  
苟得之導我聲色而不能入投我寶貨而不能中扇我  
以功名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干之哉改祕書少監  
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戰而  
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  
談獨有憂色未幾洛師敗朝論始服其先見遷宗正少  
卿兼權直兼編脩國史檢討實錄兼崇政殿說書因講  
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以剛不克改明不能繹  
優柔不斷而漢業遂衰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  
院兼同脩國史院同脩撰以所註易進講時朝議履畝  
稱楮汝談言非便迂時宰意京師軍變宰相乞貶秩上  
已允汝談奏恐失體持不可草荅詔以爲貶秩易審舉  
措難宰相滋不悅以言去國提舉崇禧觀起知婺州四  
辭不允至郡力勾祠召赴行在四辭權禮部侍郎兼學  
士院力辭兼直時金兵新破三閩增秩稱提官楮四郡  
獲賞汝談獨蹙額登對首疏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越  
拘攣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  
使之各分方面連數十城推轂授權盡歸賜履巴蜀一  
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  
御庶幾伸縮由已機用出心蓋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

曰臣之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之患其論楮法尤中時弊上稱歎久之且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力辭何爲卒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學待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汝談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冊其論易以爲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宜符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爲文章有天巧篤於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趙汝讜字蹈中少倣儻有軼材智略出人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爲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胄謀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

且上言訟汝愚冤佞曹懼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  
愚以汝讜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爲之畫策惑亂天聽  
爲言斥使去國坐廢十年調華亭浦東鹽場棄職去辟  
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  
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爲大社令遷將作  
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  
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瑞州大姓幸氏貪徐氏田不可  
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寘徐獄徐訴其冤汝讜  
以反坐法黥竄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于中宮徙汝  
讜湖南旣至則表直臣龔夫墓瀏陽有豪民羅氏奪民  
田汝讜復懲以法遷知溫州卒汝讜常言宗子不忘君  
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攻  
趙希鎰字君錫舊名希喆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  
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鎰拊棺慟哭不懼  
寇義而去學于陳傅良徐誼旣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峒  
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鎰下坐  
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鎰曰守城非  
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  
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鎰人爲危之希鎰至關審形明間  
申令謹候分畫粗定賊已遣謀窺關希鎰得謀詰之縱

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衝枚突至希  
館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  
風而遁希館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館繇他道以避之  
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去之  
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  
司疏大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  
未行召對希館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僨帥國  
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次論四  
蜀銓科舉之弊次論大寧鹽井本未寧宗嘉納之授大  
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  
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亡藝莫敢自陳希館白其  
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館易班  
希館力辭弗克特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未幾廷  
臣言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是希  
館次對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  
清選也以緘默爲清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  
識體間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臣非  
敢厚誣天下以爲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  
其才爾授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繫以寶璽推恩進  
和州防禦使理宗卽位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



特加厚又進安  
先於明道總治  
蠲禁衛不肅慈  
聞上震悼輟視  
抱魁壘揚人之  
居官祁寒盛暑  
郡王

趙彥呐字敏若  
叛以祿禧僞守  
年關外西和州  
戰却之因請脩  
關外四州租結  
軍民心轉提點  
始察其大言無  
以邊藩尋奪其  
損棄四州退保  
定四年桂如淵  
彥呐副之端平  
以應入洛之役  
彥呐爲力請數

泉彥呐大敗貶衡州其子洸夫用事亦竄嶺南史嵩之留之江陵兩年卒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郎不陋從高宗渡江聞明州多名儒徙居焉善湘以恩補保義郎轉成忠郎監潭州南嶽廟轉忠翊郎又轉忠訓郎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轉秉義郎換承事郎調金壇縣丞五年知餘姚縣開禧元年添差通判婺州嘉定元年以招茶寇功赴都堂審察提轄文思院出判無爲軍兼淮南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四年改知常州八年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十年知湖州十一年丁內艱明年起復知

和州三辭不獲命遷知大宗正丞兼權戶部郎官改知秘閣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舉常平兼知無爲軍進直徽猷閣主管淮南制置司公事兼知廬州兼本路安撫仍兼轉運判官提舉常平十三年進直寶文閣以平固始寇功賜金帶許令服繫十四年進直龍圖閣知鎮江府十七年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脩撰知鎮江府封祥符縣男賜食邑寶慶二年進集英殿脩撰兼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進寶章閣待制沿海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主管行宮留守司公事賜御僊花金帶進封子加食邑紹定元年以劾防江軍寧淮軍及平

楚州畔寇劉慶福等功皆升其官進龍圖閣待制仍任  
兼江東轉運副使三年進煥章閣直學士仍任進封伯  
加食邑以李全犯淮東進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乃  
命專討許便宜從事四年進封侯加食邑及戮全善湘  
遣使以露布上乃進兵部尚書仍兼任時善湘見范葵  
進取慰藉殷勤餽問接踵有請必應選諸子屯寶應以  
從范葵亦讓功督府凡得捷皆汝標等握筆草報善湘  
季子汝楙丞相史彌遠壻也故奏報無不達以平閩寇  
功轉江淮安撫制置使五年復泰州淮安州鹽城淮陰  
縣四城及策應京湖功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例仍  
任升留守加食邑以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降復盱  
眙軍泗壽二州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  
金器等物九疏勾歸皆不許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封天水郡公加食邑監察御史劾奏善湘御筆以  
善湘有討逆復城之功寢其奏嘉熙二年授四川宣撫  
使兼知成都府未拜改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卽勾  
祠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三年兩請休致四乞歸  
田復提舉洞霄宮淳祐二年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  
文殿學士守本官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贈少  
師賻贈加等所著有周易約說八卷周易或問四卷周

易續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論一卷中庸約說一卷大學解十卷論語大意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解十卷春秋三傳通議三十卷詩詞雜著三十五卷

趙與權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調會稽尉改建寧司戶參軍中明法科攝浦城縣丁父憂作善慶五規示子孫免喪遷大理評事轉對言天變民情國威三事又言死囚以取會駁勦動涉歲時類瘦死而干證者多斃逆旅宜精擇憲臣悉使詳覆果可疑則親往鞠正必情法輕重可閔始許審奏遷籍田令久之拜宗

正寺簿歷軍器監司農寺丞遷宗正丞兼權都官郎官改倉部權度支以直寶章閣知安吉州郡計仰權醋禁網峻密與權首捐以予民設鑄鈕縣門欲愬者擊之寃無不直有富民愬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豎與權曉以法開以天理皆忻然感悟又娶媪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聽日爲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喪母朝廷屢起之不可議使守邊授淮西提點刑獄弗能奪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終禫奉祠復半載乃趨朝自恢復退師又議納使與權言在朝迎合政出多門

必得智識氣節之士布列中外可也兼權檢正遷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詳定剖決明暢罪者咸服郊祀之夕大風雷與權言國本未定又陳弭盜固本之策有以刑罰術數言於帝者與權言導民有本如臣待罪天府豈遽能及民惟其真實相孚待以不擾數月而庭訟彌寡人心本善有感必從或謂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且言朝令夕改非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帝爲悚然又建言秦刻頌有端平法度語明年改元嘉熙襄蜀殘破或望風棄地召見便殿言韓琦當仁宗朝猶晝夜泣血今主憂臣辱矣因具言防邊之道其後多見施行與權招刺三千人爲忠毅軍又言禁衛虛籍及京口諸郡悉宜募兵統以郡將財先贍軍餘始上供乞省不急之費薦文武士四十人遷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論邊事至爲深切星變上章請罷大火力言災變之烈謂臣罪擢髮莫數猶欲以去國爲言少悟上聽願祇畏天威思以實德及民始自上躬痛加節約廣推振恤五請竄於是中書方大琮言與權素自潔脩疏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觀其待罪之章懇切至到未嘗不歎其知義也乞俞所請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與權請

先叙復同降官屬又言艱難不可爲之時當慷慨厲志  
深爲人才兵力思遷戶部尚書兼權吏部累勾祠不許  
論楮幣自嘉定以一易二失信天下嘗出內帑收換屢  
稱提而折閱益甚嘗請兩界並展十年勿議造新責州  
縣毋以擻汚抑沮至是遂請不立界限以絕其疑所以  
區畫者甚備其後詔宰相徧詢侍從與權又以前說陳  
之有欲以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權謂開禧嘗以二當三  
何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  
一法無掾於楮而國非其國矣法削國弱能獨享富貴  
乎每言端平以來竄賊吏禁包苴戒奔競戢橫歛而風  
俗沈痼自若或口仁義而身市井率以欺君爲常肥家  
爲樂遂臨事乏使而小人得從旁乘間竊取官爵矣疏  
乞別邪正警媮惰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  
之習內廷有關於除授者必斥暗室有涉於謗議者必  
思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又  
言軍政弛而尺籍不明總兵者或緣功賞開嫌隙內則  
班行惟求速化守牧類多貪庸楮事日非浮冗不節指  
陳無虛日大風震雷數見因具陳邊事且言人才國用  
民力兵威願乘此機加意根本勿徒困精神於除授老  
歲月於行移委公道於私情付事功於無可柰何也遷

吏部尚書講筵言膏雨不降星變頻仍在京物價騰踊民譌士躁在外兵權渙散流民充斥登崇元老金建宰輔謂宜風采振揚而事勢猶若此士大夫未必任天下之責天下未必知陛下之志力求歸田會潮汝齧隄執政道帝意留治之手詔云忠正廉勤無如卿者授端明殿學士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江隄竣事獄空力勾罷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提領戶部財用兼侍讀兼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奉朝請出關遣使趣還會饑民相携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權涕泣奉詔亟榜諭曰今申奏振救宜忍死湏臾各全性命佇沐

聖恩都人相謂母死與權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力求納祿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監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奉朝請與權至浙江上召還即日絕江去帝爲悵然與權三爲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父之以舊職知溫州政事必親吏不敢欺初水砮脩貢院以侍讀召辭不許入對言爵祿之濫因及國本事五旬歸又不許進春秋解升大學士薦士六十人史嵩之將復入相而人言不已帝以問與權言嵩之老師費財私暱貪富過立名譽必不宜復用時嵩

之猶子璟卿誦言其過忽斃而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三賢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與權請優恤漢弼元杰家帝從之而請優恤手詔則與權所擬入也又請以兵財分任輔臣在講筵言以壞證付庸醫僅支殘息徒運巧心天下事尚堪再誤耶時相忌之尋授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日食應詔言事益切月賜內帑與權辭不取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字賜之建儲未定乃申言之又言人才乏使賊吏不悛民昔流而南今流而北盜昔伏於遠今伏於近體認不真賢否無別國將誰與立邪願富一代之儲使小人無間可投以絕隱伏之禍帝爲改容袁士宋斌少從黃幹李燔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巖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與權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歲一祭焉帝遂二諫臣與權力爭之五乞免朝請三乞致仕俱不允賜泰卦詩忠邪辨自是國事皆縷縷言之有不勝書蓋其愛君憂國本諸天性拜少傅卒遺表猶不忘規正帝震悼輟朝賻贈有加詔有司治葬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諡清敏累贈太師手注六經及仁皇訓典詳釋又有高宗寶訓要釋奏議詩文百卷與權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與學徒以蠹國害民爾故歛之夕而金帶猶質



錢民家云

趙必愿字立夫廣西經略安撫崇憲之子也未弱冠丁大母憂哀毀骨立服闋以大父汝愚遺表補承務郎開禧元年銓監平江府糧料院調常熟丞嘉定七年舉進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吏不能困脩學政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懌願輸革胥吏鬻鹽之敝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逮吏欲懲之必愿曰芻牧職也吏何罪東擔俟譴帥無以詰而止舊有均惠倉無所儲必愿捐緡錢增糴至二千石力主義役之法

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次買田助役則勉有產之家有感化者出已田以倡遂遍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秩滿民共立祠刻石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丁父憂居喪盡禮貽書問學于黃榦服除差克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克提領安邊所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陞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後知常州改知處州陳折帛納銀之害皆得請移泉州罷白土課及免差吏權鐵諷諸邑行義役秋旱力講行荒政乞撥永儲廣儲二倉米振救差主管官告院越五日詔依舊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

疾苦撫摩周瘵脩養濟院建陳瓘祠政教兼舉端平元  
年以直秘閣知婺州至郡免催紹定六年分小戶綾羅  
錢三萬緡有奇立淳良頑慢二籍勸懲人戶措置廣惠  
倉及諸倉積穀奏乞寬減內帑綾羅申省免用舊例預  
解諸色窠名錢罷開化稅場遷大府寺丞尋遷度支郎  
中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請也兼右司郎中引見  
疏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而  
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開或者猶  
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  
者恐終於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  
而況在數千里之外賁次補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  
敢專而況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果何時尚可  
含糊意向以啓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  
未久者何爲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爲使之復來召於  
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目周行者不知果能  
聽之而無諱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  
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  
名罪狀而人始特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頒一號令之  
出雖未必由於闈宦而人或疑於闈宦雖未必由於私  
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

於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雖有去敝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時論偉之三京兵敗邊事甚亟詔條上守禦計必愿言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拔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縻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擇帥闡之代拔未用之將皆切於邊要政府議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他爲稱提之法必愿力爭不可嘉熙元年貽書政府論邊防事宜授右司郎中火災必愿應詔上封事曰開邊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京襄淪沒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履畝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闕略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徇國之誅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編氓後親貴去木妖競治之釁尚堅故革奢華戒宴殿無度之讌酣節內庭不急之營繕又論濟王及國本事遷左司郎中又遷司農少卿兼左司轉對言正氣日消月沮馴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矣

端平初年沉痾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決裂將潰乃不求瞋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惑也又曰毋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下以厭言得謗時直士相繼去故必愿及之兼勅令所刪脩官拜司農卿兼職如故翼日改宗正少卿仍兼刪脩勅令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尋兼左司遷太府卿仍兼編脩檢討遷宗正少卿詔依舊太府卿仍兼職且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轉對言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故言不可入而敗亡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熒惑失度鬱攸煽災迫近禁門幾燬左藏煙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虹脅陽之雹疊見層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側身脩行祈天永命而已遷起居舍人兼職仍舊大水

上封事曰海潮毀隘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必上畏天戒下脩人事易沴召和轉移於陛下方寸間耳又曰周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謂宜合衆謀屈群策上而搢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幾千慮一得以成天下人不因之意暫兼權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用長此不已必至顛覆異時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

爲國生財程昇皇甫鏞之徒乘間捷出推敲剋剝以術相勝鑿空取辦以計巧取事掎歛獻羨餘間架緡錢之令下而唐祚愈促矣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已愛民必如勾踐之臥薪嘗膽必如衛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權吏部右侍郎乞免兼檢正從之兼國史脩撰時邊事急必愿應詔言宜勅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夔責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調一將自間道出鼎澧之後以折其擣虛之鋒調一將助芮興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無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暫兼權侍左侍郎李宗勉每稱其平允暫兼權戶部侍郎兼同詳定勅令請立國本請親禱雨遷戶部侍郎暫兼給事中先是錢相常繳陳洵益贈節使不行必愿復繳奏曰李韶向爲殿中侍御史疏論洵益乞予外祠以絕窺伺陛下不行其言復奪其職韶不能自安徑求外補今召之不至正以此故若超贈洵益又繳駁不行韶愈無來期矣陛下忍於去一賢從官而不忍於沮一已死之內侍則何以興起治功振揚國勢欲望寢洵益節鉞趣韶供職於是必愿三以疾乞祠不許權戶部尚書疏言

端平元年洛師輕出明年德安失襄陽失又明年固始  
失定遠失六安失郢復荆門失蜀道蹂成都破又明年  
夔峽徙浮光降又明年滁陽殲越二年壽春棄明年真  
陽擾安豐危成都遺燼靡有孑遺又曰去冬安豐危而  
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太平自賀雷作於雪宴之先  
期蜀警於大宴之盼命戒心一弛赫鑒已隨之矣又乞  
諭太府丞覈戶部收支數目庶見多寡盈虛之實有餘  
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闕則助之以示官府之一體  
二疏迂丞相史嵩之乞免官乞祠皆不許以司諫鄭起  
潛論列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辭職名不許淳祐五年

以華文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三辭不許閩人  
聞必愿至欣然歎羨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剛  
怛以勤政行鄉飲酒旌退士獎高年裁僧寺實封之數  
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卽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  
制事宜措置海道脩水教士卒知勸居官四年累乞歸  
及命召又三辭皆不許卒遺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必  
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蚤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  
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稱云

論曰宋之公族徃徃亦由科第顯用各能以術業自見  
汝談汝讜希館是已彥呐帥邊而墮功亦由廟算之短

善湘父子克平大盜與權以長者稱必愿世濟其美可謂信厚之公子矣

宋史卷四百十三終

宋史卷四百十四

列傳第一百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董槐

葉夢鼎

馬廷鸞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六年補承事郎八年轉宣義郎銓試第一調建康府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十四年舉進士紹熙元年授大理司直二年遷

太社令三年遷太常寺主簿以親老請祠主管冲佑觀  
丁父憂慶元二年復爲大理司直尋改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輪對乞旌廉潔之士推舉薦之賞濬溝洫固隄防  
實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未作爲水旱之備葺城郭脩  
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儲粟穀明烽燧爲邊鄙之防丞相  
京鏜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鏜遠甚願以子孫  
爲託四年授樞密院編脩官遷太常丞尋兼工部郎官  
改刑部六年改宗正丞勾外知池州嘉泰四年提舉浙  
西常平開禧元年授司封郎官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  
遷秘書少監遷起居郎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  
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勦詔在位者言事  
彌遠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爲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  
人此爲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  
出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  
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旣多留衛  
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  
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  
內外表裏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  
止令按歷邊陲招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  
言以撓吾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



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奏方具  
客曰侂胄必以奏議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親憂  
乎彌遠曰時事如此言入而益於國利於人吾得罪甘  
心焉封鄞縣男兼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脩國  
史實錄院同脩撰仍兼刑部兵部既開敗衄相屬累使  
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搖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  
皆畏侂胄莫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  
具奏乃罷侂胄并陳自強右丞相既而臺諫給舍交章  
論駁侂胄乃就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命爲簽書樞  
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錄院脩撰請立  
爲太子兼詹事遣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太散隔牙二關  
濠州來歸疏奏今兩淮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瘳軍實  
未克當勉厲將帥盡吾委寄之誠簡閱士卒覈其尺籍  
之闕繕城堡葺器械儲糗糧當聘使旣通之後常如干  
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獎拔智勇以備  
緩急之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封伯嘉定  
元年遷知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參知政事拜右丞  
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開國公丁母憂歸治葬太  
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以使者趨  
行急乃就道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四年

落起復雪趙汝愚之寃乞褒贈賜諡釐正誣史一時僞  
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  
名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十四年賜家廟祭  
器寧宗崩擁立理宗於是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  
使進封魏國公六辭不拜因乞解機政歸田里亟出關  
帝從之寶慶二年拜少師賜玉帶勸上傾心順令以事  
太后力學脩德以荅皇天眷祐以副四海歸戴紹定元  
年上太后尊號拜太傅八辭不拜夏得疾累疏乞歸不  
許都城災五疏乞罷斥乃降封奉化郡公五年春復爵  
六年將拜太師三具奏辭乞免出命不許乃拜太師依  
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魯國公又三具奏辭紹定五年上  
疏乞謝事拜太傅未幾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上疏  
乞解機政依前太師特授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克醴泉  
觀使進封會稽郡王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  
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戶部支賻贈銀絹以千計內  
帑特頒五千匹兩遣使祭奠及其喪還遣禮官致路祭  
于都門外賜纛佩玉黹纁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  
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拔擢或言於彌遠彌遠曰御將  
之道譬如養鷹饑則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  
未肯以使相與之況今邊戍未撤警報時聞若諸將一

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滿粹有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從官開閫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爲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旣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檢士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勲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群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爲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鄞人初名燮字文叔少從樓昉學能文樓鑰亟加稱賞嘉泰二年入太學十年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無荅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群聚暴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爲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趨者雲

集號曰茶商軍後多賴其用調湖廣總所準備差遣國子監書庫官十六年遷國子學錄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謙廢濟國公事見皇子竑傳俄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教授遷宗學諭遷大學博士皆仍兼教授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卽帝位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宗學博士宗正寺丞兼權工部郎兼崇政殿說書帝問外人因閣子庫進絲履有謗議清之言禁中服用頗事新潔者帝曰故事月進鞵數兩朕非敝不易何由致謗清之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絳革烏屨屢補今欲儉德著聞須過於寧考方可帝嘉納寶慶元年改兼兵部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起居郎仍兼史官說書樞密院編脩官二年權工部侍郎暫權給事中進給事中升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紹定元年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升兼脩國史實錄院脩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授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六年彌遠卒命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上旣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稹徐僑趙汝談尤焞游似洪咨夔王遂李

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爲  
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宰趙蕃皆見旌異  
是時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二年上疏乞罷不可拜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風四疏勾去  
九月禋祀雷變請益力乃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  
兼侍讀四疏控辭依舊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及聞邊警  
密疏恐陛下憂悔大過以汨清明之躬累剛大之志嘉  
熙二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護之閣  
賜楮十萬緡爲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間淳  
祐四年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屢辭不  
允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衛國  
公趣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亦疏勾歸不允  
拜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越  
國公居無何喪其子士昌決意東還又不許拜少師奉  
國軍節度使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賜玉帶更  
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  
爲英明故能脩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  
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蓋仁  
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帝褒諭之  
六年拜太保力辭故事許回授子孫清之請追封高祖

治帝從之蓋異恩也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詰旦內引叩頭辭免帝勉諭有外間所不及知者甫退則中使接踵而至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爲之帝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韓以知樞密院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無所留難葵韓遂往於是戰于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辭太師不拜依前太傅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遇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面併軍分頭目以節廩稍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虧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覈其犯科者追理罣誤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第停罷如池之鴈汙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司清之奏罷其金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酒殊快四上謝事之章十年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

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  
天休可喜而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  
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  
官書之賜詔獎諭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  
力辭有事于明堂有旨閣門給扶掖二人再賜玉帶令  
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雪為  
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觀之  
累奏乞罷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克醴  
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  
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諡忠定清之不好立異湯  
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已欲作  
君子使誰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  
之共攻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  
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  
遽引退臣願為左使葵居右上訖從之然葵竟不果來  
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藁有安晚集六十卷清之自與  
彌遠議廢濟王竝立理宗駸駸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召  
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而  
間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云

軍司戶參軍十六年差克京西湖北路制置司準備差遣十七年升幹辦公事實慶三年主管機宜文字通判襄陽府紹定元年以經理屯田襄陽積穀六十八萬加其官權知棗陽軍二年遷軍器監丞兼權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三年棗陽屯田成轉兩官以明堂恩封鄆縣男賜食邑以直秘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兼安撫制置司參議官四年遷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并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六年遷刑部侍郎仍舊職端平元年破蔡滅金獻俘上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不合白祠歸侍子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閩協謀掎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潦螟蝗之災饑饉流亡之患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旣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爲盜饑饉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旣慮其始必慮其終謹而審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圖之若夫



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迂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迂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爲異同嵩之力求去朝陵之使未還而諸軍數道並進復上疏乞黜罷權兵部尚書不拜乞祠進寶章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召見力辭權刑部尚書引見疏言結人心作士氣覈實理財等事且言今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乞祠以前職知平江府以母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而歸進寶章閣學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旣內引賜便宜指揮兼湖廣總領兼淮西安撫使嘉熙元年進華文閣學士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依舊沿海制置副使兼節制光黃蘄舒乞免兼總領從之廬州圍解詔獎諭之以明堂恩進封伯加食邑條奏江淮各三事又陳十難又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諭之漢陽受攻嵩之帥師發江陵奏誅張可大竄盧普李士達以其棄城也二年黃州圍解降詔獎諭拜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恩疏視執政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

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置司兼督視淮南西路軍馬兼督視光蘄黃夔施州軍馬加食邑城黃州十一月復光州十二月復滁州三年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荆西湖北軍馬進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薦士三十有二人其後董槐吳潛皆號賢相復信陽以督府米拯淮民之饑六月復襄陽嵩之言襄陽雖復未易守自是邊境多以捷聞降詔獎諭四年乞祠趣召奏事轉三官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眷顧特隆賜賚無虛日又旱乞解機政地震屢疏乞罷免皆不許淳祐元年進玉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卻西夏書例以不敢聞于朝還之二年進高孝光寧帝紀孝宗經武要略寧宗實錄日曆會要玉牒進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是冬封永國公加食邑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大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寔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

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難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醜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犖奴僕而得之乎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

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爲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

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兀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蓋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霄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勲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主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嵩之爲公論所不容居間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春授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八月癸巳卒遺表上帝輟朝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諡忠簡以家諱改諡莊肅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奪諡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

書而曰使吾得用將汛掃中土以還天子槐貌甚偉廣  
穎而豐頤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遇  
槐嚴聞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  
耳吾弗願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  
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廣歎其善學嘉定六年  
登進士第調靖安主簿丁父憂去官十四年起爲廣德  
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桷私鑄兵結豪傑以應李  
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爲反者解說  
族矣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傳於法顧法  
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  
憂去槐攝通判州事歎曰桷誠枉今不爲出之生無繇  
矣乃爲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桷獄紹定二年遷  
鎮江觀察推官明年春入爲主管刑部架閣文字秋兼  
權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特差權通判鎮江府至州會  
全叛涉淮臨大江大府急發州兵槐卽日將兵濟江而  
西全遁去乃還五年丁母憂端平三年差通判蘄州辭  
嘉熙元年召赴都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  
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闖不出槐騎  
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  
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爲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

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賻彥直之家差克歸峽岳察訪使二年兼權知常德府尋兼軍器少監依舊提點刑獄三年以直寶謨閣知江州兼都督府參謀秋流民渡江而來歸者十餘萬議者皆謂方軍興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發吾粟振之胡不可至者如歸焉當是時宋與金爲鄰國而襄漢楊楚之間豪傑皆自相結以保其族無賴者往往去爲群盜浮光人翟全寓黃陂有衆三千餘稍出鹵掠槐令客說下全徙之陽烏洲使雜耕蘄春間又享賜之用爲裨將於是曹聰劉清之屬皆來自歸四年進直華文閣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方三邊急於守禦督府日夜徵發民且因槐爲畫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湏亦不匱淳祐二年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軍實常若敵且至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師軍中肅然三年進秘閣脩撰四年召入奏事遷權戶部侍郎賜紫進集英殿脩撰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軍政弛弗治乃爲

賞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進退擊刺之技歲餘盡爲精兵六年召至闕辭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又辭權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宰相移書槐曰國家方用兵人臣不辭急難公幸毋固辭槐即日就道至邕州上守禦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諸蠻夷南引交阯及符奴月烏流麟之屬數寇邊槐與約無相侵推赤心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阯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大象南方悉定七年進寶章閣待制八年遷工部侍郎職事依舊兼轉運使九年召赴闕封定遠縣男遷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讀升給事中上疏請抑損戚里恩澤以慰天下士大夫羣臣奏事少與法違憚槐不敢上兼侍讀進寶章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辭進封子是年冬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侯十二年爲同知樞密院事寶祐元年權參知政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請行頓重兵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爲岐意者

荀以臣爲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卽臣不足與軍旅之事  
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曰鄉用槐槐言事無  
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爲容悅帝問糴民粟積  
邊則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民惟邦本願  
先垂意根本帝問脩太乙祠則對曰土工游起民罷於  
徵發非所以事天也帝問邊事對曰外有敵國則其計  
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敵國在前宜拔  
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爲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擯弗  
用深爲朝廷惜此苟非姦表皆願爲昭洗勿廢其他善  
又遷謫之臣久墮遐方稍稍內徙今得生還顧費用可  
矣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  
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爲然務先大體  
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  
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爲政而有害政者三帝  
曰胡爲害政者三對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  
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  
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  
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表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  
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  
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帝年浸高操柄獨斷群



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善爲佞帝躡貴之竊  
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全已爲侍御史遣客私自結於  
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  
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  
見極言大全衰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  
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衰  
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  
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旣罷出卽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  
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論  
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追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中  
等上書爭之語見大全傳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祀明  
堂恩加食邑二年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撫大使固辭  
進封吉國又進封許國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旣夕天  
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爲諸生說兌  
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薨遺表上贈太子  
少師諡文清帝使使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賻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  
母族少從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逢龍學以太學  
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  
事講荒政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人才

戒媒近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官分闈六  
事同番易湯巾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四年升校書  
郎兼莊文府教授五年遷秘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哲  
輔專閫帥獎用介直雷變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說  
遷著作佐郎六年拜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  
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  
巨姦奇袤蠱媚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  
蘖易搖草竊姦宄肘腋階變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  
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  
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之怨從之民湯  
頌獻田學官妻于離散夢鼎遂還之毀萬載旗箒村淫  
祠塞其妖并召赴行在丁本生母憂十一年免喪拜司  
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爲  
好名中傷旣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主之所  
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設間去者屢召而不還  
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官以直秘閣江西提舉  
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平反李義山受  
贓之寃以國子司業召寶祐元年陛對言國論主平江  
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考試集英殿授崇政殿說  
書進講尚書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國子祭酒二年

兼權禮部侍郎諫幸西太乙宮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尋兼侍講丁母憂五年以集英殿脩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登朝卒辭謝之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隆興府開慶元年復知建寧府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關決疑獄景定元年召爲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爲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食邑二年權兵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三年遷兵部尚書兼脩國史兼實錄脩撰遷吏部尚書五辭免請祠不允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屢辭不許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進封寧海伯七年

年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爲厲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爲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辭不許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夢鼎言政上下恐懼交脩之日乞解機政又不許奏免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卽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夢鼎力辭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三詔閣門封還奏疏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爚必不來理宗復立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

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之費悉卻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造驛舍以待賓旅咸淳三年再召爲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議及死其子懇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卽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鼎屢上章乞閒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免留之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

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克禮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再克禮  
泉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郎  
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唵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疏奏願  
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  
重振恤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耻事  
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  
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不請祠祿羸  
國公初卽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  
厲臣節極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姦補軍籍授判慶  
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前禮泉觀使兼侍讀不拜  
二年益王卽位于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  
梗不能進南向勸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子應及大府  
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駐戍軍馬應有朝請郎太社  
令

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甘  
貧力學旣冠聖人聘爲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藜  
藿不給爲之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池州教  
授需次六年寶祐元年召赴都堂審察辭至池以禮師  
諸生二年調主管戶部架閣三年遷太學錄召試館職  
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

策言疆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迂遷秘書  
省正字四年尤焞提舉史事辟爲史館校勘初丁大全  
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鈎致之廷鸞不爲動試策稍及  
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垕往矚焉廷鸞素  
厚持垕且同館不虞其謀也密露大意持垕給曰君猶  
未改秩姑託疾爲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  
何敢不力持垕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翼日  
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八廂貌士索奏藁藁雖  
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  
吳潛入相召爲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  
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  
疏疏上卽行會日食與秘書省同守局因相與草疏潛  
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聞館中又  
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不敢  
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徙安吉州兼權樞密院編  
脩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  
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過  
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遷樞密院編脩官兼  
權倉部郎官二年進著作佐郎兼右司遷將作少監三  
年一再乞外補不許廷鸞論貢舉三事嚴鄉里之舉重

臺省之覆試訪山林之遺逸又言荒政宜蠲除被災州縣租賦之不可得者擢軍器監兼左司兼太子右諭德升左諭德行國子司業乞免兼左司輪對言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始養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兼翰林權直擢秘書少監升權直學士院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入奏言太史必當謹書災異願陛下翁受敷施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滅私嚴邊備而思患豫防時再召用宋臣廷鸞引何郊之說進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程奎污穢詭秘不當補將仕郎王之淵爲大全黨不當通判江州朱熠不當知慶元府及爲制置使林奭趙必遜張稱孫不當與郡皆繳還詞頭兼國史實錄院五年彗出上疏極言天人之際遷禮部侍郎理宗遺詔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兼侍讀辭不許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學士院咸淳元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丁母憂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入奏言培命脉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

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爲也兼權參知政事五年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人年九疏乞罷政九年依舊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江安撫大使上疏辭免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度宗初年詔詢故老專以脩攘大計邛之趙葵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備諳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詞臣失言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色黥室吏以泄其憤及辭相位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闔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瀛國公卽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諸書

論曰史彌遠廢親立疏諱聞直言鄭清之墮名於再相之日彌遠之罪旣著故當時不樂嵩之繼也因喪起復群起攻之然固將才也董槐毋得而議之矣葉夢鼎馬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夫



宋史卷四百十四終

宋史卷四百十五

列傳第一百七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傅伯成

葛洪

曾三復

黃疇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

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改知  
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二千頃隄  
壞卽下流南港爲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慶元初召爲  
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  
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僞學目之又言朋黨之敝起於  
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爲本  
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機鬼之俗  
由郡南門至漳浦爲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爲部  
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祕伯成言天下  
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  
歲月旣久蹕漏浸多苟安旦夕猶懼覆敗乃欲徼倖圖  
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  
或以爲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  
以爲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隳  
軍政三曰啓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  
之出爲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  
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  
伯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  
和小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  
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歲以資敵人驅降附以

絕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惜日爲戰守之  
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  
闕帥倪思以爲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  
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  
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無以思爲戒李壁謫居  
撫州伯成言侂冑之誅壁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  
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爲諫官也嘗  
言彌遠謀誅侂冑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冑誅而史代  
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  
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  
除小者何必乖異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  
大義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  
曰吾豈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減私左遷權  
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建昌府蔡元定謫死道州  
歸葬建陽乃雪其寃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  
活饑民瘞癘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  
於圖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圖  
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圖山砦兵素與海盜爲地  
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鞠之無一逸去獄具請  
貸其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莆拜

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  
理宗卽位升直學士落致仕予祠錫金帶伯成辭免乃  
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  
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  
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  
坐論事貶蹙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爲小臣猶  
肯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  
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  
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耻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  
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  
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  
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  
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群  
裴度戚里諸賢皆爲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  
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爲言者萬一死於瘴癘  
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垂  
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  
效其瞽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  
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已  
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

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謚忠簡

葛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間爲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爲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拊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每嚴培

克之禁蠲營運之逋其儆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廩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於撫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黜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儆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爲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橫驕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修造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爲新而已爾自謂樽節

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剝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繳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造直煥章閣爲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克萬壽觀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帝輟視朝一日謚端獻社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文二

十四卷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淳熙未爲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將作太府丞登朝數年安於平進搢紳稱之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爲御史檢法拜監察御史轉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疾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三復性耿介耻奔競故位不速進在臺餘兩年持論正平不隨不激其沒也士論惜之

黃疇若字伯庸隆興豐城人一歲而孤外大母杜教之

淳熙五年舉進士授祁陽縣主簿邑民有訐僧爲盜且殺人移鞫治疇若疑其無證以白提點刑獄焉大同且爭之甚力已而得真盜大同薦之調柳州教授又調靈川令會萬安軍黎蠻竊發經略司選疇若條畫招捕事宜疇若謂湏稽原始亂爲區處之方再任嶺外用舉改知廬陵縣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稅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內縣用錢三十餘緡爲民代輸兩年諸司舉爲邑最官召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禧元年都城火疇若應詔上言曰當今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歛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兼皇弟吳興郡王府教授遷太府寺丞又遷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兼資善堂說書遷著作郎拜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爲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於前善爲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韓侂胄敗疇若上章劾去帝批其奏曰卿懷忠蓋朕固知之疇若遂疏鄧友龍陳景俊之惡先是江淮督府旣罔功罷不更置疇若奏以爲和戰未決不遣近臣置幕府無以統諸將乞檢會前奏亟詔大臣科條人才爲宣撫使帝卽日以丘崇爲江淮制置使尋遷疇若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朝

廷與金人約和金人約函致侂冑首詔令臺諫侍從兩省雜議疇若與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後函送敵國人譏其有失國體疇若奏今帑藏無餘歲幣若必睥睨於百姓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爲樽節逐年椿積遂置安邊所戶部侍郎沈誥條具合節省拘催者疇若復乞依仁宗孝宗兩朝成訓凡節省事在內諸司選內侍長一員令自行搜訪條具來上在外廷三省則委宰椽樞屬六曹則委長貳事干浮費者聞奏又乞以官司房廊及激賞庫四季所獻并侂冑萬畝莊等一併拘椿旣而內廷及酒所減省議多格獨得估籍姦賊及房廊非泛供湏五頃總緡錢九百一十三萬有奇外椿留產業每歲又可得七十一萬五千三百餘緡疇若乞令後省類聚更化以來臣下章奏察其可行者以聞付之中書都城穀踊貴詔減價糶椿管米十萬石於是淮浙流民交集臨安府按籍振濟僅不滿五千人以三月後麥熟罷振濟各給糧遣歸疇若謂此實驅之使去耳遂奏乞令覈實近甸之人願歸就田者勿問其有未能歸者更振濟兩月淮民見在都城者其家旣破又無贏貲必難遽去仍與振恤俟早熟乃罷於是詔振濟至六月乃止帝以蝗災令刺舉監司不才者疇若同臺監攷察上之又



言湖廣盜賊固迫於饑寒然亦有激而成之者黑風峒  
寇實由官不爲決訟所致宜戒湖廣諸司申明法禁爲  
賊關防以時平心決訟勿令若官巡尉侵漁權戶部侍  
郎金使告主亡差克管伴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  
多至是折閱日甚朝論頗嚴稱提民愈不售郡縣科配  
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有不獲一錢一物者詔  
令侍從臺省條上所見疇若奏曰物少則貴多則賤理  
之常也曷若令郡縣姑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毀  
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由是峻急之令少  
寬又疏奏乞崇忠厚延質朴屏絕浮薄之論乞撥買官  
田克糴本以廣常平之儲乞令戶察一員專監安邊所  
帝皆是之因面求補外退上章降詔不允又連疏勾去  
會旱蝗復熾御筆令在朝百執事條上封事疇若奏官  
吏苛刻科役頗併賦歛繁重刑法淹延四事冊皇太子  
差克引見禮儀使進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蜀自吳曦  
叛後制置使移司興元朝論有偏重之嫌朝廷擇人故  
撥疇若以往三辭不允避諱改寶謨閣待制詔凡屬軍  
民利病吏治臧否並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疇  
若亟命榜九邑盡蠲之考官吏冗員非救命差注者悉  
罷之爲民代輸六年布估錢計二十萬二千四百緡又

別立庫儲二十五萬三千緡期於異日接續代輸又糴米十五萬石有奇足廣惠倉之儲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寬初沈黎蠻屢犯邊疇若至則鏤榜曉以禍福青彌兩羌遂乞降四年董蠻合其部族入寇犍爲利店疇若亟調兵且設方略捕之皆遁去先是疇若廉知嘉定邊備廢弛而平戎莊子弟可用遂檄嘉定府權免平戎莊是年炭估麻租令莊子弟卽日上邊爲守備會嘉定闕守蠻窺利店無備遂入寇疇若復選西軍欲且往防拓牒轉運司折支不報蠻再犯龍鳩堡轉運司始頗從所請蠻復到龍門隘知有備乃退進龍圖閣待制依舊

知成都府大使司之師出東路提刑亦徵兵三垂告警叙南之報復急兩路震動疇若亟移書兩軍俾速還師守險爲後圖西師遂退守沐川旣而疇若兼制叙州兵甲公事旣得專行益嚴守備蠻首昔丑竟降朝廷賞平蠻功進疇若一秩疇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穉髮櫛如乞棟留移屯西兵義勇以防竊發以救偏重更用東南賢士使蜀四路而拔蜀守之有治功者爲東南監司庶杜州縣姻婭之私輕取錢引貼期之費以紓民力皆抗疏請于朝乞力行之復念大玄城乃張儀所築高駢所修圯壞歲久復修費重乃以節縮餘錢四十萬貫爲

修城備疇若以制置使留漢中則護諸將爲得宜召赴  
行在入對延和殿遷權兵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八年四  
月不雨詔求直言疇若條具三事首言比稱提楮幣州  
縣奉行切迫故因坐減陌被估籍者衆乞與給還乞蠲  
閣下戶畸零稅賦乞振贍雄淮軍之乏尋皆行之落權  
升左庶子仍兼修中權太子詹事疇若引范鎮故事乞  
歸田里十年春差知貢舉試禮部尚書以足疾乞歸進  
煥章閣學士知福州力辭乃改提舉鴻慶宮關外軍潰  
言者論及疇若落職罷祠後以煥章閣學士致仕所著  
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筵故事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爲吳  
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  
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儻相容當  
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賦皆師旦黨  
師旦諷言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  
師旦敗改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  
韶始至絕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爲潮齧率取石桐廬  
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求免嘉定四年  
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  
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

歲幣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  
者語塞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  
遺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叅知  
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  
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  
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  
韓侂胄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楊失  
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韶  
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韶卒以  
言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

贈太師越國公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  
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  
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旣得妾察  
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  
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卽  
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  
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  
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  
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  
旋又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

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危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舊名科淳熙十四年舉進士  
孝宗更名稹時洪邁得稹文爲之賞激調南康軍教授  
轉運使楊萬里按部驟見嘆獎偕遊廬山相與酬倡調  
廣東帳司未上服父喪免調臨安府教授倪思薦之且  
語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報國矣丁母憂免幹辦京西  
安撫司公事入爲武學論改大學錄明年遷武學博士  
又遷諸王宮教授稹謂以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改創  
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九年新學成改克  
博士其教養之規稹所論建遷  
郎著作佐郎兼吳

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稹始進對請叙復  
軍功之賞以立大信杖拭功臣之罪以厲忠節置局以  
立武事遣使以省邊防厚賞以精間諜次論和戰守利  
害而請顯意於守是歲春至夏不雨稹應詔言安邊所  
征歛之害與無罪而籍沒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奪二鹽  
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  
怨而致旱明年又論謀國者欲以安靖爲安靖憂國者  
欲以振厲爲安靖自二議不合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  
志願詔大臣合二議共圖之且欲下兩淮帥臣講明守  
禦之備最後言事無成規者皆不可爲意向不明無以

一衆聽信誓不立無以結人心報應不亟無以趨事機  
賞罰不果無以作士氣番易柴中行去國稹賦詩送之  
迂宰相出知潮州尋以通金華徐僑書論罷提舉千秋  
鴻禧觀久之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爲常往往樓寄僧  
刹稹命營高燥地爲義塚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  
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爲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  
以識郡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旣  
成橫經自講人用歆動邑令有賄聞者劾去之籍其財  
以還民都有經總制無名錢歲五千緡厲民爲甚前守  
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稹疏于朝悉罷之會常平使有言

稹不欲辯卽自請以歸久之提舉崇禧觀與鄉里耆艾  
七人爲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稹性至孝父疾願損已算  
益親年疾尋愈真德秀登從班舉稹自代沒又爲銘其  
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  
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玉府曰藥山弟和字祥仲開禧元  
年進士爲上元主簿大闢祠宇祀程顥真德秀爲記之  
知德興振荒有惠政有蟾塘文集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  
候疾公許不交睫者數月病革嘗其痰沫旣卒哀毀踰  
制嘉定四年舉進士調溫江尉未上丁母憂服除授華

陽尉再調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賞改秩知崇寧縣蠲預借免抑配人甚德之差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閬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擢李臺代之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䟽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自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吳彥者緘增牒於書尾以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有獻議招秦鞏大姓於臺者衆多從吏獨公許謂山東覆轍未遠反覆論難臺從之其後趙彥呐開閬復行其策未幾金人擣成都大姓者實導之始服公許先見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秋祀明堂雷雨應詔言事嘉熙元年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徙右史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論對言志士仁人嬰逆鱗賈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爲朝廷立綱紀而已今也假以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裂其綱紀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職者雖被親權言不得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飲愧臣恐自此同類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爲容默陛下愈孤立無助矣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初爲邪說

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群臣忠告者衆而聖意確不可  
回聖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於激陛下宜以大舜無藏  
怒宿怨爲心而參酌於漢文帝之待淮南厲王我太宗  
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氣弭眚災特在一念轉移之頃  
耳遷祕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爲峴劾去差主管雲臺觀  
知衢州未上改江東宣撫司參議官不赴李宗勉入相  
以著作佐郎召兼權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遷著作郎  
時諫官郭磊卿以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  
公許奏乞還言官俾安厥位旣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  
臺諫謝方叔王萬及磊卿相繼他徙公許又奏外難憑  
陵國勢岌若綴旒朝廷上自爲弗靖陽爲遷除陰奪言  
職此中外所以怏怏遷將作少監大旱應詔䟽時事四  
條又言儲極虛位天下寒心時朝廷令侍從臺諫條具  
易楮利害尋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公許繳申  
省謂廟堂決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當令十六界十  
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五折一安保將來十七界  
與十八界並行而不折閱乎曷若將十七界且以三兌  
一使民間尚知寶此一界不至一旦貿易不行令三界  
各有等第庶幾公私兩便嵩之格不行徑揭黃榜公許  
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敕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



此則掖垣可廢累上奏牘徑欲引去宗勉及叅知政事  
游似面奏留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淳祐元年遷祕  
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院拜太常少卿力  
請外爲右正言濮斗南之所論罷尋以直寶謨閣知袁  
州請蠲和糴之半改命郡吏部總所綱運而厚其貲免  
募平民民甚便之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聘宿儒胡  
安之爲諸生講說杜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  
居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等耻與爲伍之語遂以舊  
職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爲伍耶退處  
二年召赴行在屬嵩之以父憂去位經營起復益憚公  
許密東韓祥啖殿中侍御史王贊奏寢召命帝雖曲從  
而意不悅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  
公許入奏不可不堅疑者七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  
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範  
三制皆公許爲之兼權中書舍人時一相尚遜機務多  
壅公許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  
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 場之事帥才不  
蓄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近所  
廢斥朋附爲欺之臺察克其選同時任言責者雖心迹  
有顯晦過惡有重輕而獲罪於清議則同一人技拭之

驟若是三人者寧不引領以望玷缺之復况近者言官  
方以劉晉之鄭起潛濮丰南三人乞明正其罪以示警  
戒而忽聞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改紀之初所爲錯繆  
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卧帝見公許䟽稱善且言  
基先之用太早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  
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曰正月侍御史劉漢弼死四月  
右丞相杜範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漢弼之死固可疑  
範之死人言已籍籍然漢弼類風淫未疾範亦廷弱多  
病諉曰天命猶可也元杰氣體魁碩神采嚴毅議論英  
發甫聞謁告奄至暴亡口鼻并四體變異之狀使人爲之

雪涕不已六館諸生叩閣願告陛下始命有司置獄鞫

勘謂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專蒞其事  
盡情研究務使得實集議朝堂分列首從必誅無赦䟽  
入不報物論沸騰臨安尹趙與篋奏乞置獄天府帝從  
之公許繳奏與篋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  
董之詔殿中侍御史鄭采采回懦首鼠事竟不白然公  
論莫不偉公許權禮部侍郎差克執綬官鄭起潛劉晉  
之及陳一薦以臺臣論劾遷謫公許䟽其附下罔上之  
罪乞下各州軍嚴行押發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  
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蓋士

昌嘗以詔獄追逮或云許以死聞清之造闕號泣請于帝故有是命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冗雜糅恐其積習沉痼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人以公許疏示清之項容孫以罪遣還家道死時叙官復職公許駁奏命遂格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嵩之免喪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臺諫給舍交章論奏公許疏乞睿斷亟下明詔正邦典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鼎英以論執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許力爭之公許目繳士昌之命清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

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諫議大夫鄭采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屢辭弗獲入對上疏貨財興繕逐諫臣開邊釁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甲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近一旦忽以鄉庠教選而更張之爲士亦當自反未可盡歸咎朝廷也今行之始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旣出之令今士子擾擾道途

經營朝夕今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爲額  
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  
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遙掖皇皇市廛敢  
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  
樂授藁殿中侍御史陳垓以劾公許叅知政事吳潛奏  
留之帝夜半遣小黃門取垓疏入後二日二府奏公許  
不宜去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敬等  
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論垓朝廷尋授寶章閣  
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帝嗟悼進龍圖  
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官其後賜賻如令式公許冲

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薑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

家無羨儲敬愛親戚備至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  
依公許以居所著有塵缶文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謚  
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行世

羅必元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咸寧尉  
撫州司法叅軍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  
宮龍屏迂丞相史彌遠謫道州解吏窘極甚必元釋其  
縛使之善達真德秀入叅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  
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  
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

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爲言官以私憾罷之知餘干縣趙  
福王府驕橫前後宰貳多爲擠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  
周民山亦爲直之言于州曰區區小官罷去何害人益  
壯其風力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剋剝至  
甚必元上疏以爲蠹國胥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  
爲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鯨  
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  
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卽位以直  
寶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積  
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

尊慕之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樞密副使韶之玄孫後爲鎮江  
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歷官差幹辦諸  
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  
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叅議官遂過江  
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卽遺金爲歸資從者如  
市至郡撫摩創痍翦平兇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  
妄目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遷國子監主簿又  
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  
又言正風俗息奔競又言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

近功爲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僥倖嵩之於不敗非爲國  
至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凜  
凜也入對言帝知仁勇學有未至遷右正言尋拜殿中  
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叅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  
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  
取劉光祖爲殿中侍御史時奏格擇其關於風化切於  
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又請於並准置屯田且條  
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摹明意嚮一  
心力謹事權審號令在邊闔者六恤歸附精間諜節財  
用練士兵擇將才計軍實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  
之遷戶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暫兼權  
侍左侍郎以寶章閣待制差知遂寧府進煥章閣待制  
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進敷文  
閣待制知慶元府改知太平府以論罷進顯謨閣待制  
知泉州改温州寧國府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以  
華文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  
平州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  
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宰嘗稱遂爲文雅健無世俗浮  
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  
賢否不可不辯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

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  
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  
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論曰傅伯成晚與楊簡為時著龜葛洪守正不阿曾三  
復澹然無躁競之心黃疇若優於政治袁韶力請討李  
全蓋丞相史彌遠腹心也危稹以通問徐僑獲罪其人  
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羅必元受學於稹者  
也程公許王遂讜論疊見豈不偉哉

宋史卷四百十五終

宋史卷四百十六

列傳第一百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 **王** 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 以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吳淵

余玠

汪立信

向士璧

胡頴

冷應澂

曹叔遠

從子

王萬

馬光祖

吳淵字道父祕閣修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  
苦志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

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  
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卽日可上欲以此處君  
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  
遠爲之改容不復強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于  
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  
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  
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  
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  
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差浙東提舉茶  
鹽司幹辦公事尋改鎮江府節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幹  
辦公事皆不就知武陵縣改楊子縣兼淮東轉運司幹  
辦公事添差通判真州入爲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  
官兼刑部郎官再遷祕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煥章  
閣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衢嚴  
盜起警報至調遣將士招捕之殲其渠魁散其支黨以  
功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兼左司進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  
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爲說淵力陳  
其不可大要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  
相鄭清之不樂而罷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廣南



鄱大提點坑冶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  
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事果如淵言清之致  
書引咎異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擾兼淮東總領  
以功遷太府少卿復以總領兼知鎮江加集英殿修撰  
知鎮江兼總領進權工部侍郎職任如舊權兵部侍郎  
權戶部侍郎再爲總領兼知鎮江時淵造闕下入對歷  
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擊之璘蓋淵所薦者也遂仍  
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文之加寶章閣待制再起知鎮  
江兼總領未幾以戶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赴行在以  
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  
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調濟之使之什  
伍令土著人無相犯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平境  
內肅然無敢譁者以功加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  
知慶元府不赴以工部尚書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  
不赴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  
使會歲大侵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徙  
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加敷文閣學士仍知隆興府  
安撫轉運副使如故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  
海諸州軍許浦澈浦等處兵船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  
六十五萬八千餘人右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提

舉太平興國宮未幾改鴻慶宮丁母憂服除進龍圖閣  
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尋爲沿江制置副使兼提  
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蘄黃州安慶府屯田使湖南  
峒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命將調兵生  
禽其渠魁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  
發運使尋兼知平江府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四十二  
萬三千五百餘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  
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  
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  
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黃之事凡朔司  
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岩嶺峨山鷹山竹子山等二  
十二小砦團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脉絡貫通  
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  
事究心軍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政恩例  
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徙知福  
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御史劉元龍劾  
淵帝寢其奏改知寧國府累具辭免且乞祠以本官提  
舉洞霄宮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  
領江淮茶鹽所轉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  
應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帶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

觀文殿學士職任如舊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  
北京西軍馬錢糧淵調兵二萬往援川蜀其後力戰于  
白河沮河玉泉寶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叅知政事越  
七日卒贈少師賻銀絹以五百計淵有材畧迄濟事功  
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  
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潜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  
庵文集奏議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  
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毆茶翁死脫身走襄  
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  
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權發遣  
招進軍克制置司叅議官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大  
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  
兼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叅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  
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  
下事無不確實然後華夏率乎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胄  
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麤人斥  
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  
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  
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權兵部侍郎

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選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慮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卽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廼爲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

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與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大元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

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墓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雲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歛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廼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處分少不嫌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父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廼有此人玠又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父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

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  
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  
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  
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  
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  
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稍以法  
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  
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  
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  
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  
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謂  
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  
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  
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  
父母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權兵部尚書進  
徽猷閣學士升大使又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  
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帝輟朝特贈五  
官以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  
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  
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

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閩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又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齎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為賈似道所殺

汪立信澈從孫也立信曾大父智從澈宣諭湖北道六安愛其山水因居焉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州賊胡興劉文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闔帥才也授烏江主簿辟沿江制幕知桐城縣未上辟荆湖制司幹辦通判建康府荆湖制置趙葵辟克策應使司及本司叅議官葵去而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鄂州圍解賈似道既罔上要功惡闔外之臣與已分功迺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擊去之光祖與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迺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



公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攬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光祖益怒議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癸制置荆湖寧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於癸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擢京西提舉常平改知昭信軍權淮東提刑景定元年差知池州提舉江東常平權知常州浙西提點刑獄明年冬卽嘉興治所講行荒政尋改知江州克沿江制置副使節制斬黃興國軍馬提舉饒州南康兵甲升江西安撫使乞祠祿差知鎮江尋克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納潭民夏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早潦軍民皆有給興學校士習爲變以潭爲湖湘重鎮剋威敵軍所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果賴其用權兵部尚書荆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迺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

工之日也而廼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  
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非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  
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  
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  
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  
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  
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  
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  
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  
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

二府以泄任得其人幸然之勢此上策也又尙聘使無  
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  
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  
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衝壁輿視  
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日瞎賊狂  
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耿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  
十年大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  
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  
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卽日上道以妻  
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

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無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以光祿大夫致仕遺表聞贈大傅大元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顏以其二策及其死告且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會歲大侵吳淵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共張服御視應炎爲有加應炎甚怏怏淵解

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蓋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其踐歷畧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自好紹定五年進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臣僚言罷起爲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又以監察御史胡泓言罷起知高郵軍制置使丘崇又論罷起知安慶府知黃州遷淮西提點刑獄兼知黃州加直寶章閣仍舊職奉鴻禧祠特授將作監京湖制置參議官進直煥章閣湖北安撫副使兼知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遷太府少卿大理卿

進直龍圖閣合州告急制置使焉光祖命士璧赴援數立奇功帝亦語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其志足嘉進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仍舊職開慶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夾江爲營長數十里阻舟師不能進至浮橋時朝廷自楊州移賈似道以樞密使宣撫六路進駐峽州檄士璧以軍事付呂文德士璧不從以計斷橋奏捷具言方畧未幾文德亦以捷聞士璧還峽州方懷傾奪之疑尋辟爲宣撫司參議官遷湖南安撫副使兼知潭州兼京西湖南北路宣撫司參議官加右文殿修撰尋授權兵部侍

郎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頃之升湖南制置副使大元將元良哈解兵自交趾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璧極力守禦聞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覘之以易正大監其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事聞賜金帶令服繫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餘依舊職似道入相疾其功非獨不加賞反諷監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其後元善改知吉水縣俄歸得狂疾常呼士璧時輔佑亦遠謫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于謫所則死矣德祐元年三月詔追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明年正月太府卿柳岳乞錄用其子孫詔從之

胡穎字叔獻潭州湘潭人父璲娶趙方弟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戰功事見趙范傳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已每加賞鑒成章卽能倍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也遂感勵苦學充長於春秋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穎入幕穎常微服行諸營察衆志嚮歸必三鼓後全敗遣穎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

年登進士第卽授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  
獄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卽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  
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  
夙所畏事穎撤之作來諭堂奉<sub>以</sub>居之嘗語道州教授  
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  
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  
言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  
蛇能驚動人前後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  
疑焉以爲未嘗詣也已而旱成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  
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

穎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至則其大如柱  
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恠  
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旣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  
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  
贈四官穎爲人正直剛果博學彊記吐辭成文書判下  
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讀者  
驚嘆臨政善斷不畏彊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人行劫  
穎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浙獄穎曰  
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爲之默然  
冷應澂字公定隆興分寧人寶慶元年進士調廬陵主

簿卽以廉能著有愬事臺府者必已願下廬陵清主簿  
尤爲楊長孺所識拔調靜江府司錄叅軍治獄平恕轉  
運使范應鈴列薦于朝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  
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恣  
民收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葉夢得列其行  
事風厲餘邑通判道州入監行在權貨務遷登聞鼓檢  
院景定元年奉使督餉江上還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  
縱豪吏漁獵峒獠遂大爲變偏城六十里而營應澂未  
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  
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  
感悟欲自歸惑謀主不果衆稍引去應澂知其勢解卽  
厲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縱遣歸農猶十餘人乃請諸  
監司歸郡之避難留幕府者誅豪吏之激禍者初經畧  
雷宜中意應澂必以濟師來請及是歎服亟上其事薦  
應澂可大用屬縣租賦誘道阻久不至郡應澂爲之期  
曰首輸者與減分未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  
事凡諸綱官廩稍軍券前政積不得者悉補還之上下  
欣附應澂亦極力摩撫與爲簡便期年報政奏罷抑配  
鹽法及乞用楮券折銀綱等五事以紓民力詔就升本  
道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俾行其說首刻守令貪橫不法

十餘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祕閣時經略使陳宗禮入  
爲參知政事帝問誰可代卿者宗禮以應澂對旋召爲  
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  
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漕庾如故五司叢  
劇應澂卽分時理務不擾不勅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  
惜官物當如已物方今國計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  
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卜望之吾師也自  
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卒賴其用  
屢平大寇未嘗輕殺笞杖以降亦加審慎至其臨事輒  
斷雖勢要不爲撓奪後卒于家

曹叔遠字器遠温州瑞安人少學于于陳傅良登紹熙元  
年進士第久之李壁薦爲國子學正錄迂韓侂胄罷通判  
涪州後守遂寧營卒莫簡苦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亂勢  
張甚入遂寧境輒戢其徒無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  
入朝爲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  
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嘗編永嘉  
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咸角孫卨皆登進士第族子幽  
幽字西士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  
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辭曰  
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



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爲浙西提舉常平而陳和糴折納之敝建虎丘書院以祀尹焞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迂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恭子愉老亦登進士第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間萬因生長濠州少忠

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元年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國子學錄明年添差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當路多知其人豪也咨問者旁午鄭清之初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大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已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與感人心爲條具沿邊事宜徧告大臣要官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勢首當併兩淮爲一制閩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州居中濠之東爲

盱眙爲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度濠之西爲安  
豐爲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揭厲以涉之法當調  
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虛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  
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  
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豐光州爲臂以  
黃岡爲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輒  
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大規撫可立論用兵則謂  
當以五千人爲屯每屯一將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  
大將而併合於制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  
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  
行則給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  
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  
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畫此無地無田不耕則歸附  
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又謂戎司舊分地戍守殿步  
兵戍真揚六合鎮江兵戍楊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  
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兵戍舒蘄巢  
縣江司兵戍蘄黃浮光地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  
而皆常有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  
械以故軍事常整辦遇警急則帥臣親統軍兵以行此  
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

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  
兵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  
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  
及請寬邊民請團民兵請援浮光請邊民之能捍邊者  
常厚其賞而小其官使常得其力其後兵與用窘履畝  
之令行則又言之廟堂曰今名更化可反爲故相之所  
不爲乎其他敷陳往往累數萬言其自任之篤切於當  
世如此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六年兼權屯田郎  
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一而思之凡  
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

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求求勿替天  
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  
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  
肅然郡以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  
編修轉對言君臣上下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  
遷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  
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  
再三論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  
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謂  
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

已形近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然當時論相之事已決疏入遷大理少卿萬卽日還常熟寓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叅議官皆力辭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已有能名從真德秀學改知餘干縣差知高郵軍遷軍器監主簿差克督視行府叅議官奉雲臺祠差知處州監登聞鼓院進太府寺丞兼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知處州乞降僧道牒振濟詔從之加直祕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時暫兼權浙西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

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漢弼言罷後  
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茶鹽所進直寶  
文閣遷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領江淮茶鹽所遷司  
農卿淮西總領兼權江東轉運使拜戶部尚書兼知臨  
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趣入覲乞嚴下海  
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  
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  
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煥章  
閣尋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卽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  
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  
直若給錢助諸軍昏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  
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  
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  
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  
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  
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  
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擢節費用  
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爲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  
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修飭武備防拓  
要害邊賴以安其爲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田法行

光祖移書賈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待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叅知政事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以監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繳奏新命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光祖之在外練兵豐財朝廷以之爲京尹則朝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論曰吳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之余玠意氣英雄而志不克信賈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奪其魄矣向仕璧卒阨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胡穎好毀淫祠非兵中之無嫌不能爾也冷應激安邊之才曹叔遠王萬皆正人端士馬光祖治建康建今遺愛猶在民心

可謂能臣已

宋史卷四百十六

列傳

三十四

宋史卷四百十六終

48-11415

